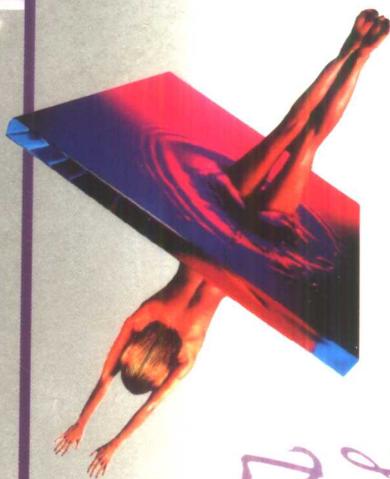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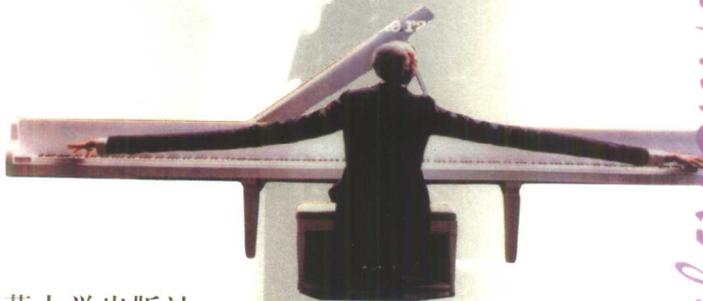
男子汉系列丛书

架起两性世界的 的 桥梁

加瑞·R·布鲁克斯
唐·戴维·路斯特曼
罗伯塔·L·纳特
卡罗尔·L·菲尔波特
钱文 吴国宏译



JIAQI JIANGXINGSHIJI
DE QIAOJIANQ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男子汉

系列丛书

架起两性世界

的

桥梁

加瑞·R·布鲁克斯
唐-戴维·路斯特曼
罗伯塔·L·纳特
卡罗尔·L·菲尔泼特
钱文 吴国宏 译

JIARQI LIXINGSHIJI DE QIAOLIAN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架起两性世界的桥梁 / (美)布鲁克斯等著;钱文,
吴国宏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书名原文:Bridging Separate Gender Worlds
ISBN 7-5617-2422-5

I. 架... II. ①布... ②钱... ③吴... III. ①性别
差异-研究②性别-角色理论-研究 IV.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5687 号

男子汉系列丛书

架起两性世界的桥梁

编 著 加瑞·R·布鲁克斯 唐·戴维·路斯特曼
 罗伯塔·L·纳特 卡罗尔·L·菲尔泼特
译 者 钱 文 吴国宏
策划组稿 翁春敏 龚海燕
责任编辑 张俊玲
责任校对 郭绍玲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发行部 电话 021-62571961
 传真 021-62860410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32开
印 张 12
字 数 295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1 年 1 月第一次
印 数 5100
书 号 ISBN 7-5617-2422-5 / C·071
定 价 1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架起两性世界的桥梁

献给克拉克·弗罗斯特·布鲁克斯。欠她的有些我永远也偿还不了。

——加瑞·R·布鲁克斯

献给我的母亲和父亲，他们是我尊敬的两性相互关系的榜样。

——詹·戴维·路斯特曼

献给我的父母，托尼和哈斯，是他们向我提供了关于性别角色刻板定型的最早期的挑战。

——罗伯塔·L·纳特

献给我的父亲法耶特·M·拉萨姆爵士，正是他对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所有人的尊重与信任，才促成了我对男性的热爱。献给我的母亲埃迪斯·C·拉萨姆，她在学业、工作和运动方面取得的成就，无疑是传统女性的典范。献给我的丈夫，汤姆·杰森，他拥有人类所有可能具有的良好品质——既有“女性的”，也有“男性的”。

——卡罗尔·L·菲尔波特

架起两性世界的桥梁

大约十年前，四个人——两男两女——商定共同举行一次关于两性问题的专题讨论会。当时正值美国心理学会第四十三分会，即家庭心理学分会的性别问题委员会召开年会。那时的分会主席是弗洛伦斯·卡斯罗(Florence Kaslow)，由于她的远见卓识，委员会的结构进行了调整，由原来的“妇女问题委员会”更名为“性别问题委员会”，并由一位女性和一位男性联合担纲委员会的主席。他们是卡罗尔·菲尔泼特(Carol Philpot)和加瑞·布鲁克斯(Gary Brooks)，也是本书四位作者中的两位。弗洛伦斯·卡斯罗有意挑选两位能够移情理解和尊重异性的人担任联合主席的职位，他们在男性和女性问题方面都具有非常丰富的知识。这样挑选主席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两性之间开始进行更为积极有益的对话。卡斯罗女士当时不会知道她的这一举动会取得如此的成功，起码以本书四位作者的眼光看来，这无疑成功的！

十年前当我们最初开始陈述我们的观点时，我们仅仅是想指出一些男性和女性同时都存在的问题，在一个父权社会中人们的性别角色都已被刻板地规定了，因此才会造成困扰男女的问题。基于这个目的，我们认为相当重要的一点是讨论时应有一位女性问题的专家(我们有了罗伯塔·L·纳特(Roberta L. Nutt))，一位男性问题

专家(我们有了加瑞·R·布鲁克斯)和几位能持中立观点的学者一同参与。逐渐有一点变得愈加明朗,那就是参加讨论的男女人数对等的话对于问题的探讨是不无裨益的,于是另两位就非唐·戴维·路斯特曼(Don-David Lusterman)和卡罗尔·L·菲尔泼特莫属了,他们对异性的移情理解和尊重,使得我们在探讨性别问题时,观点更加调和,更加相得益彰。

参与讨论的四位学者都有在不同条件下开展注重性别差异的心理治疗的经历。罗伯塔·纳特和卡罗尔·菲尔泼特都是学院中的教授和管理者,在性别和家庭系统领域从事教学、管理和研究工作。另外,他们两位在工作之余也从事些个人的治疗实践。加瑞·布鲁克斯在弗吉尼亚的一所医院中从事男性小组治疗和家庭治疗的工作,同时也在一所大学里教授家庭治疗。唐·戴维·路斯特曼多年以来一直私人开业,在一个大城市里从事注重性别差异的心理治疗工作。曾经是一名外交家的唐·戴维,一直试图帮助他的当事人理解对方的痛苦,并寻求共同的基础。

由于性别问题日益成为治疗领域中的“热门”话题,我们发现我们的研究方案计划年复一年地被采纳和批准,这又为我们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思想提供了契机。作为系统理论的治疗师,我们所使用的范式考虑到了在某一特殊的背景当中,一个系统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此为入口就很容易引向一些我们所推崇的概念,诸如生态系统、性别角色社会化、男女共同点(基础)和性别角色历程等。我们所从事的注重性别差异的心理治疗强调的是性别社会化的系统特性,为此我们建立了有关治疗实施的方针准则。我们也开始清楚地看到,男性和女性是如何参与到使对方社会化的进程中去,这一过程既可以具有不利的、僵化的效果,也能造成积极的、促进发展的男女协同演进。在与当事人和学生的接触中,我们向他们讲授性别角色社会化的效果,以及他们自己对这一进程的参与,期望他们不仅仅是

2·架起两性世界的桥梁

了解性别角色社会化的知识,而且还能产生新的思想。我们的目标是“移情理解”:即“通过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获得对异性一方经历的情感上的理解。我们发现,一旦当事人达到了移情理解,他们便能通过建设性的途径来化解他们的差异。为此,我们独立地发展出一系列不同的治疗技术与方法,它对于我们各自面对的不同治疗人群而言都相当有效。我们已开始在彼此之间交流,并向我们的听众介绍这些思想。

由于要一起工作,我们四个人也开始彼此交流各自的经验。面对当事人我们运用相同的治疗理念和技术,我们开始对各自的性别经验建立起真正的移情理解。与此同时,我们帮助他人的“激情”也与日俱增,期望借此来帮助别人克服两性之间存在的相互误会与指责,这种误会和指责不仅在我们的当事人和学生中常见,也可以在专业组织的同行身上看到。这一激情在唐-戴维独到见解的助长之下,促成了此书的诞生。

在《架起两性世界的桥梁》一书中,我们试图向读者提供有关男女性别角色社会化后果的必要背景知识,以及不采用注重性别差异的立场而进行的治疗中所存在的种种危险。不过,本书大部分的内容是关于我们长期的实践所建立起来的治疗哲学、概念和技术的讨论。另外我们还通过一些个人、夫妻以及家庭的案例来说明我们的方法。在彼此的对话讨论中,我们获得了许多感悟,期望本书的读者从书中也能悟出同样的道理。我们的梦想是所有两性之间积极的协同演进都能得到发展。果真如此的话,这可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场面。但是人们总要设法开始进行这样的尝试。我们由衷地希望能够通过本书来促进两性世界沟通的进程。

架起两性世界的桥梁

本书的完成得益于许多人的帮助。在此我们感谢佛罗里达理工学院和该学院下属心理学院院长查尔斯·普洛克普(Charles Prokop)的支持,准予卡罗尔·菲尔泼特学术假,从而使本书的写作成为可能,还要感谢他们在学术假之后继续给予的方便以及设备和人员上的支持[尤其是劳里·索罗姆(Lori Sorum)]。我们同样感谢艾德(Ed)和弗朗斯·德法波(Frances DeFabo)让我们使用他们在希腊拉非纳(Rafina)美丽的家;感谢奥因克(Oink),无论他在哪里都会给我们提出不断的批评与建议;感谢米齐莉·哈维(Michele Harway),在家庭暴力的治疗方面是她给予我们引导。我们还要感谢埃迪斯·拉萨姆(Edythe Latham)花了大量的时间义务地对正文和索引部分进行繁重的编辑工作;感谢汤姆·杰森(Tom Jensen)提出的“真正男性”的观点和编辑意见;感谢贝丝·贝塞尔(Beth Beisel)不知疲倦的支持和富于组织的眼光,使得本书更加富有成效。唐-戴维·路斯特曼在此感谢杰基·克雷司登(Jackie Kleinstern)的贡献和裘迪·巴姆格德(Judy Baumgold)的研究所支持的论文,为我们的思想提供了准备。加瑞·布鲁克斯在此感谢帕蒂·布鲁克斯一直容忍他沉溺于写作的幻想,感谢女儿阿什丽(Ashley)和艾丽森(Allison),是她们教会了他许多在任何地方也学不到的“东西”。罗伯塔·L·纳特想说:“我感谢卡罗尔对

此书有计划的领导以及邀请我们去希腊。”加瑞·布鲁克斯在此“感谢卡罗尔·菲尔泼特和汤姆·杰森怀着激发我们创造精神的希望吸引我们来到希腊”。

架起两性世界的桥梁

性别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体特征，而是一种由社会规定的关系、过程和社会结构。

——R·海尔-福斯汀 (R. Hare-Mustin)

西方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剧烈的社会变革。多少世纪以来，男人和女人就一直在彼此为对方下定义。但在美国，近30年来妇女们已经开始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定义她们自己。这一重新定义对男性、女性以及夫妻关系的深远影响无疑是富有革命性的。虽然这种努力在整个人类相互关系的演化中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然而它却给处在这一转型期的家庭和夫妻双方带来了痛苦与混乱。在心理治疗学家们看来，人们如果期望在由根深蒂固的旧观念网罗而成的社会背景之下实施一些新规则，就不得不承受迷茫、愤怒和伤害的折磨。作为系统治疗学家，得天独厚的职业使我们可以给那些前来接受治疗的夫妇以帮助，使他们摆脱各自在性别角色社会化中所受到的限制，重新相互定义，不再局限于社会所限定的男性或是女性，而在各方面都得到发展。我们将这项工作放在婚姻关系的背景下进行，结果发现，当夫妇双方逐渐以对方的立场和角度来彼此看待（移情理解），将配偶看成一个具有多种可能性的完整个体时，夫妻关系就会得到极大的改

善。许多学者认为，两性间的差异与隔阂仅仅是在彼此的沟通方面，而事实上，男女之间却宛如隔着一条鸿沟。本书单从书名上看，就是为了清除历史和性别角色社会化所造成的两性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本书旨在阐释一种进程，治疗学家能够如助产士一般，催产一些独具风格的方法，来解决和平息那些前来寻求治疗的夫妇和家庭中愈演愈烈的两性战争。

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

综观人类历史，有许多女权运动曾经对男权社会系统发起过挑战。从全世界范围看，男权系统自有历史记录以来就已存在。从亚里斯托范尼兹(Aristophanes)笔下充满战斗精神的林西斯屈塔(Lysistrata)*，到莎士比亚笔下最终屈服的凯瑟琳**；从既可主内又能理外的犹太商人的妻子，到维多利亚时期身着紧身衣的贵妇；从竭力鼓吹妇女参政的新潮妇女，到心满意足、与世无争的村妇，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女性意识沉沉浮浮的踪影。最近一次女权运动则是由贝蒂·弗莱登(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 1963)充领先锋。在过去的30年中，美国的妇女深受其思想的影响。家庭内部和工作场所中发生的变化，以及美国中产阶级妇女态度上发生的转变，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所谓“传统”家庭的基础。由于生育控制、接受教育和获得有报酬的工作对于当今美国的妇女而言已不再成为难事，她们的生活选择余地是50年前的妇女们想都不敢想的。因此，传统的家庭、性别理念已濒临崩溃，男性和女性都能体会到由此带来的震动。

然而，女权运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社会上大多数男性和女性对

* Aristophanes(前450—前385年)古希腊喜剧作家，Lysistrata是同名剧中的女主人翁。——译者注

** 凯瑟琳系莎翁剧作《亨利五世》中的人物，法兰西公主，后嫁于亨利五世。——译者注

此反应不一,即使专业人士的看法也存在着差异,但都相当强烈。尽管有些男性持支持的态度,还有些人甚至认为,女权运动为审视先前人们所忽略的“男性病理学”(masculopathology)的危险提供了契机(Pittman, 1985),但多数男性的反应是困惑、抵触,感到更多的是一种苦涩。稍后,本书将对“男性运动”的诞生做一番剖析,其结果是开辟了男性意识和自我表现的领域与途径,使男性更多地加入到哺育后代的工作中去,增添其探索情感世界的兴趣,以及人际沟通技能的改进。但是许多男性认为,由他们来承担本该是由妇女扮演的角色是一种莫大的侮辱,他们对此相当恼火,惟恐避之不及,甚至完全是充满敌意的。对于另一些男性而言,他们感受更多的是一种困惑,觉得自己变成了传统与女权主义激烈对抗的牺牲品。虽然他们也试图理解女权主义运动的立场,但仍认为有必要对此加以警觉,他们期望与女性重新建立起一种更为适宜可期的相互关系。

女性一方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弗劳迪(Faludi, 1991)就曾指出,社会对妇女运动强烈和不利的反应又将女性的境地带回到了10年前。离婚法律的修订虽然纠正了先前离婚案中男方所遭受的一些不公正待遇,但又矫枉过正,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年离婚妇女在就业市场上所面临的经济现实,她们中许多人仅有的技能就是当好母亲和家庭主妇(Weitzman, 1985)。另外,当妇女谋到一份全职以维持家用时,实际是增加了自身的工作负荷,因为她们的丈夫并不承担什么家务活(Hochschild, 1989)。在美国,贫困人口的女性化倾向常可归咎于高离婚率以及哺养孩子只有很低或根本没有报酬(Morgan, 1991)。所有这些问题在许多女性看来,都是妇女运动造成的不良后果。

虽然美国离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很多,但政见保守者往往会将妇女角色的转变视作罪魁祸首。的确也有证据支持这种观点。研究表明,无论是在生理健康还是在心理健康方面,婚姻对男性都有

积极的和保护性的作用,而对女性则有负面的不利影响(Gove, 1972, 1979; Lewis, Beavers, Gossett 和 Phillips, 1976; McGrath, Keita, Strickland 和 Russo, 1990)。在女性的收入与离婚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Levinger 和 Mole, 1976)这一事实表明,精力充沛的女性离开工作于健康不利,因而才又使得她们放弃家庭重新工作。但是,我们社会存在的高离婚率给儿童和家庭生活所造成的痛苦后果同样应该引起重视。

更令人不安的是有关家庭中乱伦、强奸、虐待妻子和儿童,以及工作场所性骚扰事件报告的上升(Gelles 和 Straus, 1989)。现行的新法律不再姑息对妇女的虐待,这使得妇女过去一直在家庭中遭受虐待的事实得以公开化。盖勒斯(Gelles)和斯特劳斯(Straus, 1989)曾经指出,他们于1975年至1985年间所做的有关家庭暴力的调查中发现,虐待配偶的报告呈略微降低之势,很可能就是有关的法律条文得以实施的结果。尽管如此,家庭暴力和性骚扰仍旧是困扰当今社会的问题。研究显示,传统的性别角色社会化恰恰是当前存在的这两个棘手问题的主要原因(Farrell, 1987; McGrath 等, 1990; Miedzian, 1991; O'Neil, 1982; Walker, 1984)。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楚地意识到诸多问题的根源实际都是出自于性别。

社会化进程

虽然没有人会否认男性与女性之间显著的生物学差异,但是在知觉与行为方面存在的可观察到的性别差异,却很可能是文化的力量与生物学的力量之间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果。个体带给性别角色社会化进程的原材料当然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但是这一过程本身在制造分离的性别生态系统中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许多家庭很早便开始潜移默化地或以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训练男孩和女孩,使他们在谈吐、举止、穿着甚至思考问题方面都有所区别。儿童的这些态度

和行为往往以父母、兄弟姐妹和周围的社会为榜样,反映了两性世界之间的差异与隔阂。甚至有证据表明,家庭中的这种训练对儿童的期望也有相当的影响,即他们所观察和知觉的往往是他们所期望观察知觉的事物,从而造成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使人们对性别行为的预期总能产生自圆其说的结果(Geis, 1993)。对于治疗师而言,在着手处理家庭、夫妻或个人的性别问题时,必须从一开始就考虑到性别角色社会化在人的发展以及随后的人际关系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对男性和女性的性别意识发展作更深入的阐述。其实人人都明白一旦偏离了传统的性别发展程式,你就将付出代价,人们会称这样的男孩“娘娘腔”,女孩则被冠名为“假小子”(O'Neil, 1982)。也许有人会认为在当今男女平等的时代里,这些称呼已显过时,但只要你留心周围就不难发现,当前普遍存在着同性恐怖现象,对消防局、警察队伍或更微妙的管理层中的女性也存在着普遍的敌意,这些都表明性别歧视和局限仍旧在作祟。即使是在当今,敏感和体贴的男性会被视为软弱,而有成就的女性则又常常被视作太具有攻击性。

在人的一生中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时期不涉及到性别问题。从出生到死亡,性别问题影响着所有的人际关系,在性潜伏期*,男孩和女孩分别生活于不同的性别生态系统中。直到他们进入青春期后,才第一次尝试踏入对方的禁地。在穿越这层阻碍后,他们便开始努力学会与异性沟通和交往,理解异性并与对方合作。在这一进程中,每一次的努力不仅仅是去探索对方的本来面貌,更是对自己在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中长期受影响的有关异性的种种误导、陈

* 性潜伏期系弗洛伊德提出的人格发展(性心理发展)中的一个时期,大致对应的年龄段为6—12岁。——译者注

规和神话的克服。许多人取得了成功,另有一些人则付出了婚姻失败和家庭不和的代价。

协同演进和性别角色历程

我们认为,夫妻双方的性别行为模式在他们的共同生活里会有所改变和演化,这一过程我们称之为“协同演进”(coevolution)。当两个人结了婚,其性别角色的社会发展并不会因此而终止。相反,不管是积极的还是负面的,夫妻任何一方的行为都会强烈地影响到另一方。随着他们关系的发展,整个家庭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会受到性别的影响。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有许多不可避免的问题要处理,诸如孩子的出生、工作问题,以及其他众多的烦恼事,夫妻双方往往会采取截然不同的性别立场来加以对待。每对夫妇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其中有的夫妇会感到不再亲密无间而有所疏离,抑或不断地发生冲突争吵,因为每一方都觉得日益身陷于一种事先安排好了的角色之中而难以自拔。由于同样的原因,随着生活历程的展开,通过夫妇双方不懈的寻求、努力和对话,他们会逐步提高自己的理解和认识;知道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男人或女人,从而达到相互促进的目的。

有一点相当重要,我们必须将夫妇的这种协同演进放置于大的时代环境背景之中来加以考虑。社会需求的巨大变化会影响每一个男女,因而常常存在一种负面的、具有普遍性的协同演进。比如当人们日益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时,恰恰战争爆发了。在战争年代里,男性青年会大量阵亡,而妇女在情感方面则要经受持续性的抑制。每一对夫妇的发展都是在大的时代环境背景下协同进行的,而作为治疗人员尤其需要敏锐地把握住这一背景。我们希望此书能对治疗师们有所帮助,促进他们治疗辅导的个人、夫妇以及家庭的“性别角色历程”(gender-role journey)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O'Neil 和 Egan, 6·架起两性世界的桥梁

1992b; O'Neil 和 Roberts-Carroll, 1988)。

传统治疗中的问题

受过训练的治疗师们往往会认为,他们自己对无处不在的性别刻板定型的影响具有免疫力。女权运动、男性性别意识的日益提高,以及对同性恋问题讨论的日益公开化,无不影响着我们对性别的认识。我们所涉及的往往是一些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类型,在治疗实践中处理的皆是一些单亲混合型和双职工家庭的问题,其中任何一种都需要我们以崭新的方法和领悟来加以对待。然而,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所采取的对别人、特别是对异性的根深蒂固的期望,常常依据的是 20 世纪 50 年代的角色模型,对于处理现今的家庭模式问题几无帮助可言。事实上,被忽视的许多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中的信息,会妨碍人们获得和发展灵活处理新的变化情况的能力,人们会觉得无常式可作参考,因而倍感困惑。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详细介绍治疗师们的理论、研究以及对当事人的干预是如何受其自身性别角色社会化影响的,而且这种影响对男性和女性都是不利的。我们也记录了心理学的前辈理论家们是如何以男性的行为、认知和情感作为衡量行为健康的标准,而将人类另一半人群的行为视作病态。我们还讨论了如果采取不注重被治疗者性别的立场来进行治疗性干预的话,非但与事无补,反而只会强化社会现状,同时伤及男性和女性。

注重性别差异的心理治疗

当一对夫妇前来寻求帮助时,治疗师所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便是如何在两个于不同性别世界中成长起来的人之间建立起一个沟通的基础。不论是个人、夫妻还是家庭,前来咨询的男性或女性往往不会意识到性别在他们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实际上治疗师

也并不总是去主动协调性别差异和双方的性格倾向。研究的发现以及理论的发展都能得到具有统计显著性意义的结果,而将人划分为不同的群体,了解这些内容对于治疗人员而言相当重要,但同时我们也应该学会将这些发现应用于临床实践。我们所面对的个人、夫妻和家庭的情况,并不一定总是与我们的统计结果、理论或是模型相吻合。

正如我们在之后的章节中所描述的那样,在日益复杂的当今社会中,性别问题仍然对男性和女性有着深刻的影响。人们对男女传统相互关系模式的诸多方面已显示出极大的不满,并迫切期望能够建立起一个更为平等、男女双方都能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的社会。尽管有些人并不将自己看作是这种变化的热衷者和代言人,事实上他们也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社会潮流的涌动,本身也经历着难以明状的困惑与不满,但是这些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却正是一种错误的人际关系或糟糕的沟通方式。治疗师们不仅应该对与性别有关的问题有相当的了解,对它们的影响保持相当的注意,而且还要帮助他们的治疗对象也获得这种认识。

本书旨在将站在女性理论立场和站在男性理论立场的观点同时呈现出来,向读者提供有关男性和女性的传统性别角色社会化的研究,以及男女性别角色各自具有的性格倾向的有关资料,应该说它们都是女权主义运动以来社会变化的产物。我们还将向读者展示,尽管有众多的努力去改变性别负载的传统信息,但是对性别的古老期望依旧对行为有着巨大的影响。我们认为女权运动和男权运动尽管出发点是值得肯定的,但却给了男性和女性与传统的性别描述格格不入的信息,从而给他们增添了额外的负担,并且使他们感到愈加无所适从。另外,我们还介绍了一些专门的干预方法,治疗师们可以以此为参照,给那些身处性别革命潮流之中,又努力想使自己的婚姻重新走上正轨的当事人们以真正的帮助。

8·架起两性世界的桥梁